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悪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毛鴻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中庸二

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説箇好人時中只是説做得箇恰好底事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别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問如何是君子之徳與小人之心曰為善者君子之徳

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徳又能隨時以處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曰古人未甞諱其字明道甞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甞呼明道表徳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

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又曰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説以上語類五條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答呂伯恭○文集

右第二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説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説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

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

舜聖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

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四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問隐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隐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

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説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

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豪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强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步行將去夔孫錄云問舜

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以上語類五條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答張

敬夫。
文集

右第六章

呂氏說顔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語類

右第八章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

資質之近於智仁勇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豪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禄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

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

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沾激豪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九章

問南北方之强是以風土言君子强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

問寛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强是所謂不及乎强者未得為理義之强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强然近理也人能寛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

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强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説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鉤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

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

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一章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

費而隱者就道上說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

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

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

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

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為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著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皆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為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以為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以上語類五條

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

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曰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答徐居甫○文集

鳶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動人處

廣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為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

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於天地之間以上語類三條

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

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為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為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此為用横渠説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説著費隱二字如何分晝但想其意不如此耳答王子合○文集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

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與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二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

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别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

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

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此子何用別處討

蜚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

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

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閒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以上語類四條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已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答鄭子上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

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答徐彥章○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三章

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遺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

鬼神作主將物作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作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作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

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

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遺非為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

問中庸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為道不在乎遠當即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

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以上語類六條

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

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體物使人兩句更須

深體又來諭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昭明焄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謂光景焄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答歐陽希遜

問謝氏說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

人以為神則神人以為不神則不神矣桉夫子致生致死之說本為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為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為不智故為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說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為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曰記得論語

說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說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答萬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右第十六章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則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

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語類

右第十七章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此等級不同曰游楊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問諸儒之説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至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

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十八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有鄉吏一人先舉觶獻賔賔飲畢即以觶授於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遞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賔賔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賔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賔使

飲也（諺云主人倍食於賓疑即此意）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酢賓便是受胙胙與酢昨字古人皆通用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

問呂氏分脩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

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却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為能享親意思甚周密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十九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說上文脩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

說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已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温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上文便言親親為大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説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

友之者所謂等也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智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

問智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

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智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

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旣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汎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或問言前定則不跲曰句句著實不脱空也令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説不去

事前定則不困閒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

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

以上語類九條

問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

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曰得之 答周舜弼 ○文集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

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

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
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
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
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
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
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
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强是力行之效
漢卿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只

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説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説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别人語言鬬湊成章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以上語類九條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

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他地位其為汎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

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答張敬夫○文集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語類

右第二十一章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禀不同人雖禀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禀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己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閒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

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

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以上語類四條

右第二十二章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或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

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以上語類二條

明則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謂此也○答徐彦章文集

右第二十三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豪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語類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眹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

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恠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絶之非以其用者為可取也今來諭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

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以為說恐又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荅張敬夫

○文集

右第二十四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

亦微不同自成若只作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為已不得為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荅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内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

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為其事與無事同

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無亦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作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為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

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曰然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閒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

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智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章末辯論為下此語○以上

語類十條

右第二十五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别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

家多將作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注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

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二十六章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

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静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豪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

致廣大謂心胷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豪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

不及是中庸

問章句云不以一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令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令纔有欲則昏濁沈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

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絶人倫及欲割已惠人之屬如陸子静天資甚麽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著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閒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强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更子細看這一句

温故而知新温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

温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温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

實頭亦是尊德性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荅問書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只

是尊德性工夫却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

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

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

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别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温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縝密曰温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

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他相似這十件相類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問温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

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以上語類十四條

右第二十七章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

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
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
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
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
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作大字上字喚作上字
下字喚作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
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

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麽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豪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

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他這般做作處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二十八章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語類

右第二十九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

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著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著在地上

以上語類二條

右第三十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語類

右第三十一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

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黙契也肫肫其仁者人

倫之間若無此〻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

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〻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他這道更無些〻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

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十二章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再敘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

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録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絅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已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

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黄録無近之以下十字　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温則不理而今却不

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褀便是內外黑窣窣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李丈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同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内首

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内做向外
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
内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
仁聰明聖智達天徳是從外說向内聖人發明内外
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中庸末章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暗暗地做工
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
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

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畧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温而理温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身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

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

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以上語類九條

右第三十三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illegible]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毛鴻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六

易一

綱領上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

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屬陽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

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兑初間畫卦時

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

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闕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箇大底物事故

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别有甚事只是隂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麽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隂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著得别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隂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隂未消

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令易則元未曾有聖人豫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

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無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

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其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説了如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説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翫味看他所説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豪蔽處故云

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
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
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
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
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
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
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裏大抵多一
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以因陰

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葢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閒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為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

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

推排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音屬坤以韻脚反之乃見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

坤二畫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揚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

先生謂甘叔懐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著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

六德明云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為十也觀河圖可見丙丁合辛壬合之類皆自此推

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方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此意思相似與歷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也不應氣候揚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畧見得易意思温公集注中可見也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以上語類十七條

某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

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

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諭又謂某不當

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强合其所必合則縱横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是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

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覆來諭於某之説亦多未究其底藴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耦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穏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為一畫之時方

有一奇一耦只可謂之隂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諭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耦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耦而為八畫此亦是於某圖中所説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葢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耦縁此一奇一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耦亦隨之而分為四叚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

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分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耦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

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為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為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某之所

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髙明以為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 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為陽右一耦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耦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 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耦今分為右下

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為四矣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令分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耦令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令又分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八卦相

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耦則一奇一耦各為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為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豪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敎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

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横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豪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閒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横都成

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諭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

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諭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答袁

機仲

來敎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某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

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某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某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

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為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齩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况未必是乎頋且置此而於某所推二圖之説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畧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説據邵氏説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

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隂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

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某謂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

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横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様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諭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説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

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辯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静矣亦何以揲蓍為哉此事前書辯之已

詳非某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翫當自見之令不復縷縷也來諭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辯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某謂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

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巳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淺近而今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某謂重卦

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説如此葢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

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〇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藴矣然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

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説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縁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畧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髙明毋以為某之説而忽之姑且虚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髙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答袁機仲

再辱垂諭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
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
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
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䕶其所短而欲多方
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葢其失所以競辯紛紜
以至於今而不能定也葢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為說
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
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為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為乖剌

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為說則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陽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溫厚南方雖曰

温厚而西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髙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説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别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説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别為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

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某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某嘗以卦畫求之縱横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説非以為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説而不得某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説而應

和賛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某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某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於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逈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

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耦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耦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丈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葢其初生之一奇一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亦生一奇一耦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為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三爻者二而謂之乾兑矣餘六條準此此則所謂

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為二是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耦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祕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

衮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為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

親書切幸深照

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強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

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某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

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嘗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

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某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某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

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某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内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六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

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内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况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某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某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答林黄中

六月一日林黄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

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為太極中含二體為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為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為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

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予曰包如人之懐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

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艴然曰正要人笑記林黄中辯易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

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彖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

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

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易象說

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辯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説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辯疑為考其誤云○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為數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

而後掛也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闕略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扐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作扐字則恐傳寫之誤耳○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

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
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
初與二三之閒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兩箇
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少
陽者謂三揲之閒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
四或有兩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
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
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

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見乾卦初九下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手指閒者十有三䇲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餘三象同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第二指餘四益四第三指與第二指同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李

泰伯曰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竒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茍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

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為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為太略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為小疵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遇多遇少

與歸奇為若干則是誤以兩扐為所遇而謂掛一為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為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揲與第二揲第三揲之餘數不同則雖為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為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扐之策分措於三指閒則初變之扐誤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扐亦為失之且一手所操多至二

十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説最為簡易而分別掛扐為明白但其法為多者一為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扐十二并掛一為十三而不知扐十并掛三為十三餘三象同則是後二變不掛而不若劉説之為得也○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餘放此○郭氏曰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用之餘數正語歸奇合扐之餘數故有三多三少之言至康節然後策數復見於書　今按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餘數不復相亂矣

正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葢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四則亦未得為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為此辯者未知掛扐之中奇耦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横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為扐故揲法多

誤至橫渠而始分云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扐為三變而成一爻橫渠之言正所以明正義之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今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扐之為義乃指閒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

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為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乃為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為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為説而詆唐人不當以奇為扐夫以奇為扐亦猶其以扐為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説以歸為掛以奇為一則為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著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扐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

再扐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盖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歲之閏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蓍分二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為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為扐而象不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謂第二第三變為再扐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

數且於陰陽奇耦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伊川先生揲蓍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蓍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蓍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南隅此名右手之扐復以左手四揲右手之蓍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左手之扐其兩手所握之蓍為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數

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為老陽（郭氏曰此法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雍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為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已辯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扐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蓍便為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則其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

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復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兼山郭氏曰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六三十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葢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

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即九再揲三揲不四即八之數獨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數爾

今桉此書之中此說最為要切而其踈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蓍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

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扐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説其失益以甚矣○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

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閒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扐而必求之過揲之閒其與郭氏之說已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為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為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

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遽至於此哉

○又云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

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

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今按

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

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

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

其餘四八皆耦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徑

一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也掛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為陽惟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本皆二十四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

陽之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七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爲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爲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爲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辯○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扐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五歲者一變之閒一掛再揲再扐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

者两扐之歳為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蓍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歳而再閏亦無不合○郭氏之說以掛為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第二第三變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變為掛無掛有扐之變為扐其有掛之扐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閲再歳也然則掛象閏歳而不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歳而不象閏且必三扐而後復掛與大傳

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為五歲而再閏矣。沈氏筆談曰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耦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

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為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

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諸家揲蓍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爲誤爾

蓍卦考誤〇以上文集十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六